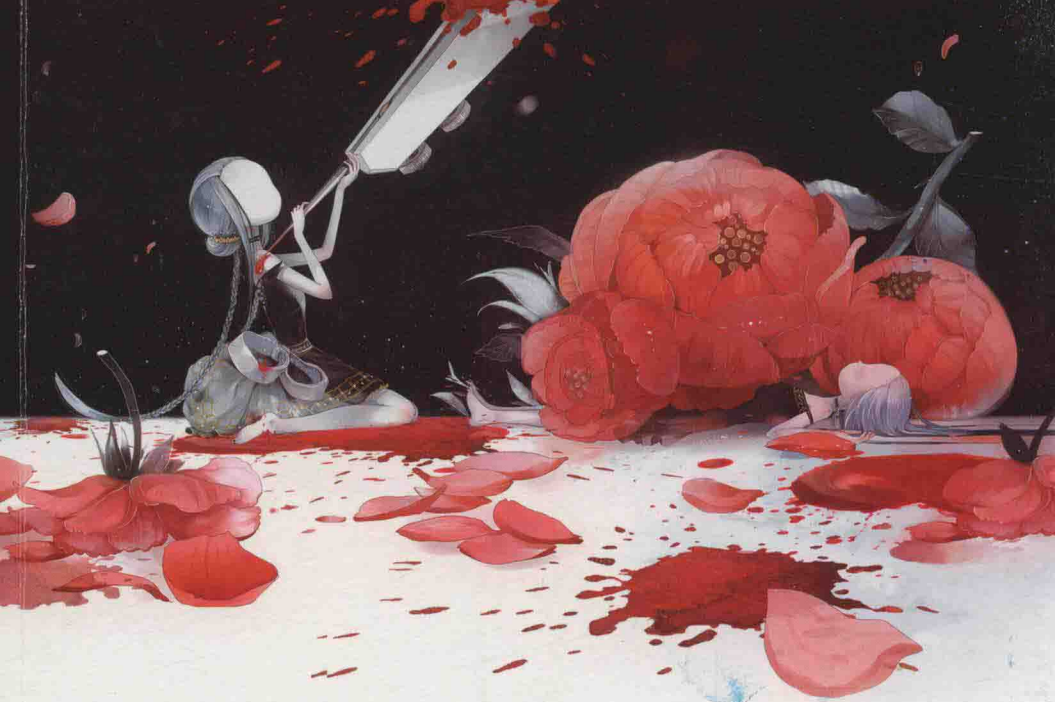




叶紫 著

事事皆需逻辑，
唯有爱你例外。

谈情说案

法医姑娘张梦柯 —— 搭档 —— 心理专家孟流云

一个剖析肉体

一个透视灵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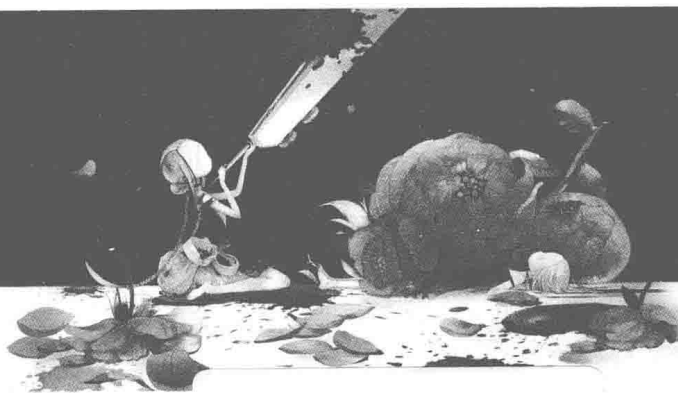
破案总需要两个人

恋爱亦然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谈情说案

叶紫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谈情说案 / 叶紫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10
ISBN 978-7-5594-1053-5

I. ①谈… II. ①叶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7) 第218072号

书 名	谈情说案
作 者	叶 紫
策 划 出 品	九志天达
责 任 编 辑	姚 丽
策 划 编 辑	除 夕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印 刷	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	280千字
印 张	10.5
版 次	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594-1053-5
定 价	39.80元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制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开膛手的继承者

第一章 实习法医 / 002

第二章 子宫 / 020

第三章 惊蛇 / 037

第四章 出局 / 054

偷窃温暖的伪装者

第一章 灭门 / 072

第二章 现场 / 084

第三章 分析帝 / 099

第四章 伪装者 / 113

沼泽里的绝望鸟

- 第一章 失踪 / 130
- 第二章 卧底 / 149
- 第三章 陷落 / 169
- 第四章 绝望鸟 / 185

黑夜里的光芒

- 第一章 侵袭 / 204
- 第二章 密码 / 222
- 第三章 搜索 / 239
- 第四章 归来 / 255

消失的心跳

- 第一章 心跳 / 272
- 第二章 疑点 / 288
- 第三章 出洞 / 306
- 第四章 他爱的人 / 322

开膛手的继承者

第一章 实习法医

张梦柯的手机铃声响起时，右眼皮毫无征兆地跳了起来。

她紧盯着手机屏幕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接起电话。

“梦柯，你收拾一下东西来解剖室，前些日子凶杀案的受害者尸体，由你协助我解剖。”学长温和的声音从手机中传来，令她的紧张稍有缓和。

“是前些日子被开膛，并切除了子宫的那些女尸吗？”张梦柯再次确认道。

“是的。”

张梦柯深深吐了口气，“好，我收拾一下就过去。”

张梦柯是一名实习法医，上学的时候看惯了解剖台上的各类仿真人体，也解剖过一些意外死亡无人认领的尸体，但解剖凶杀案受害者的尸体还是第一次，心里难免有些打鼓。

N市在一个月内已发生五起凶杀案。凶手残暴无比，专对女性下手。先是对受害者进行施暴、性虐，百般折磨至死后把受害者开膛剖腹并切除子宫……犯罪现场的惨烈，令见惯了血腥场面的老警察们纷纷动容。

警察们从累积的案件中摸出受害者的一个共同点——她们都是带着孩子的妇女，平日里行为作风极不检点。

根据这一点警察们缩小了调查范围，但可惜的是，仍然一无所获。渐

渐地，市内开始有传言说凶手是开膛手杰克的继承者，一时间N市人心惶惶，女性更是人人自危。

N市的天，已经被阴霾笼罩了整整一个月。

张梦柯拎着工具箱来到了解剖室，学长见她来了，摘下口罩温和地对她笑笑，“梦柯，这些受害者的尸体和你在学校接触的不同，你要是感觉不适，一定要和我说。”

“放心吧，没问题。”张梦柯也笑笑，掏出了手套和口罩，走到了其中一具女尸面前。

眼前这具尸体经过专业的处理，整体状态还好，但她身上大大小小的青紫以及伤口、整个剖开的胸口和腹腔……这一切都冲击着张梦柯的视觉感官。再加上鼻尖似有若无的腐臭味。她胃里阵阵翻腾，几欲作呕。

强压下胃里的恶心，她开始打量尸体。

尸体颈部有几道指印，应该是凶手掐住了受害者的喉咙所致，但并不深，不会致死。

当受害者被紧紧扼住咽喉不能呼吸时，脸上的表情究竟是绝望，还是哀求？凶手是否脸上带着愉悦的笑意，有些快意地欣赏着这一幕？

想到这儿，张梦柯赶忙使劲甩了甩头，似乎要把脑中的那些画面甩出去。

受害者被凶手残忍剖腹。从胸腔一直到小腹，伤口整齐，能划出这样伤口的只有最专业的手术刀才能做到。张梦柯凝视着那道长长的、狰狞的裂缝，蓦地，瞳孔一紧。

伤口中间的部分不再是笔直的一道，而是变得歪歪曲曲。

一个心狠手辣的凶手绝不会有手抖的可能，那么这样造成的状况就只有一个理由——受害者是被活剖的！

当时受害者可能被凶手制住了四肢，但在被剖腹的过程中仍然剧烈

挣扎！

张梦柯的身体晃了晃，如果不是及时扶住了解剖台，恐怕就要倒下去。学长看着张梦柯有些惨白的脸，关切道：“梦柯，你是不是被吓到了？”

张梦柯神情恍惚地坐下，眼神茫然。

学长轻轻拍了拍她，安抚道：“没事儿，你一个女孩子，第一次看到这种场面有些接受不了是正常的，以后就会慢慢习惯的。”

张梦柯下意识地摇了摇头，然后猛然惊醒过来，忙道：“没事没事，学长我们继续吧。”

学长有些无奈，但是报告马上要交上去，只能继续。

接下来的工作中，张梦柯偶尔还会恍惚下，最严重的一次差点用手术刀把自己割了。学长无奈，只好让她在一边观看学习，自己手上一边工作一边和她探讨下尸体上反应的线索，转移她的注意力，然后小心地做完整个尸体的解剖。

等到一切弄完，张梦柯看着都快傻了，学长只能劝道：“梦柯，我觉得你还是去心理咨询室看一下吧，应该会对你有所帮助。”

张梦柯想了想，虽然是第一次，但自己今天的状态的确有些让人头疼。那些尸体不断地在她脑海中浮现，使她在解剖的过程中一直恍惚。如果不能尽快走出这样的心理阴影，那么她的工作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。

“嗯，谢谢学长。”张梦柯心中感激。

学长笑了笑，转身去写报告了。

提前打电话预约好，张梦柯来到了三楼的心理咨询室。她站在门前深吸了口气，然后敲门进去。

办公桌前坐着一个长相俊美的年轻男人，他正在专注地看着手中的一叠资料，头也没抬地说道：“你迟到了三分钟。”

张梦柯惊愕又尴尬，听到他清冷的声音，赶忙道歉：“很抱歉，第一次来，我还以为我走错了地方……”

男人淡淡地“嗯”了一声，似乎已经习以为常。

张梦柯上前坐下，轻轻扫了一眼他胸前的名牌——孟流云。

孟流云……张梦柯心里默念一下，偷偷打量起来。

眼前这个人就外表来看，比起心理医生，更像是一名富家公子哥。他五官精致，虽然穿着医生制服，但周身的贵气和眉眼间的冷峻都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，修长的手指在桌上轻叩，一脸漠然的样子。

张梦柯打量着孟流云的同时，孟流云却没有看她。他只是合上手中的资料，垂下目光，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办公室里安静得有些让人尴尬。

直到张梦柯忍不住假意咳了一声，孟流云才抬头扫了她一眼，“什么事？”

张梦柯哽了一下，决定直接开口：“孟医生，我是一名法医专业的学生，现在在这里实习。在我上学的这几年里，我解剖过很多仿真尸体，也解剖过真实的尸体，一开始很害怕，后来就习以为常了……但是，今天我的学长让我协助他解剖一些受害者的尸体。我在工作过程中，脑海中一直闪过死者生前遭受折磨的片段，感觉十分恐慌，没办法进行工作。”张梦柯越说越怕，忍不住问道，“请问，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绪？”

“你太紧张了。”孟流云冷冷地看着她，“而且，我认为你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绪，是因为你把受害者的情绪转移到了你自己的身上。”

他说得很自然，语气官方而公式化，眼神却并不专注。

张梦柯清楚那样的眼神。那是一个男人，对于不在自己兴趣范围里的事情，所表现出来的懈怠和乏味。显然，对于孟流云来说，她的问题，在他看来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。

正思忖着，对面的人曲起食指在桌上叩了叩，半边眉毛抬起来，不耐

地看着她。张梦柯这才回神儿……自己竟然把人家晾在一边兀自出神，真是罪过。

张梦柯赶紧问道：“那我该怎么做才能尽快摆脱这种情绪？”

孟流云换了个姿势坐着。他没有急着回答她，而是问了一个毫不相关的问题。

“张小姐，你现在有空吗？”

张梦柯不懂他什么意思，但是医者大过天，她也没敢多想，恭敬地点了点头：“嗯，有空，我现在没什么事。”

“嗯，那跟我来吧。”

说罢，孟流云起身便朝办公室里间走去。张梦柯连忙起身跟上，衣摆被桌角挂住，等她把衣摆弄下来，那人早已经不见了踪影。

张梦柯的衣摆被桌角勾了丝，有些地方的纹路都打乱了。她看着那一丛杂乱的线头，心中莫名烦躁起来，腹诽道：“这人真是……”

这间办公室的外间不大，里间倒是不小，有七八十平方米的样子。室内放了一张床、一个书柜、一个办公桌，墙色雪白，地面也是，看着略渗人。

张梦柯进去的时候，孟流云站在门前，手里一圈一圈地晃着一个钥匙圈，眼底写满了不耐烦。

张梦柯连忙几步上前，把衣摆那团线头给他看：“衣服被勾了一下。”

“进来吧。”孟流云看都不看，转身开门。张梦柯无奈，只能进去。

室内一片黑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张梦柯下意识地想要揪一下他的衣服，可手还没碰到，他闪开了。

张梦柯心里骂了一声，努力眨着眼睛让自己适应黑暗。前头就传来孟流云清冷的声音：“好了，你就站在那儿，我只开一盏小灯，全开了你会不适应。”

“咔嗒”一声，灯开了。张梦柯抬头一看，孟流云正站在屋里。她想

到他刚刚说的话。只开一盏灯？这人竟然会怕自己不适应，是在替自己着想吗？这人竟然会有如此贴心的时候？

想到刚才孟流云的种种行为，张梦柯心里开始较劲，立刻说道：“有什么不适应的，我又不是吸血鬼，还怕光不成。”

张梦柯本来以为他不会开口回应自己，没想到那边传来一声嗤笑，紧接着他悠悠回答道：“我也知道你怕的不是光。”

和他的声音一起扑面而来的便是亮白的灯光。张梦柯下意识地闭眼，再睁开时，却差点没被吓得心脏停跳。

这是……停尸房吗！

房间不大，她进来的地方安了一道门，其余三面墙壁全凿了壁橱，通体的玻璃，分成一个个小格子，格子里放着瓶瓶罐罐，里头泡着处理好的人体器官。

她面前是一张大桌，桌上放着解剖了一半的尸体。

所有的景象一齐冲击着她的视野，惨白的灯光配上鲜红的血肉……张梦柯只感觉自己脑袋缺氧，呼吸都变得困难，似乎这满墙的离断肢体从四面八方向她涌过来，逼得她退无可退。

“怎么样，你确定你能坚持下去吗？”

孟流云的声音又传来，充满戏谑。

张梦柯勉强抬起头来看他。孟流云就站在桌边，姿态慵懒自然，好不别扭，看着她的眼睛里全是蔑视。

“怪人！”张梦柯心里叫道。

一个在尸体堆中还能如此泰然自若的人，绝对不是个正常人！

“还要开灯吗？”孟流云笑了一声，再次开口。

这个时候，但凡有点骨气的人是决计不会妥协的。可是张梦柯做不到，她看着触目惊心的肢体器官，整个人既惶恐又烦躁，压根儿平静不下来。

最后，她决定，面子不要了。

“关了吧，我……还真不太适应。”

“呵。”孟流云嗤笑一声，“啪”的一下关了几盏灯，只留桌上的一盏晕黄的小灯。

关了灯之后，周围的场景没那么触目惊心了。张梦柯松了口气，整个人瘫软地靠在墙上，身子还没靠稳，就看到孟流云冲她招招手，示意她过去。

她深呼吸，抬步走去。

“是不是觉得我像个变态杀人狂？”孟流云手指抚着桌上尸体额前的毛发，问得很随意

“不会不会。”张梦柯诚惶诚恐地摆摆手，就算她真有个意思，也不敢明说。刚才他嘴角勾笑地站在一堆人体器官中，气定神闲，眉目清爽自然，确实有几分诡异的和谐，但也只能供她腹诽，要是说出来，保不齐躺在桌上的就该是她了。

“但是你刚才看我的眼神，分明就在说，下一个躺在这里的可能就是你。”

这都能看得出来！这人有读心术？

灯光昏暗，但她眼底被识破后的惶恐还是没逃过孟流云的眼睛，她急忙道歉：“对不起。”

孟流云毫不在意地说道：“人的潜意识是说不了慌的，你没必要道歉。”说完，他把桌上的尸体指给她看，“仿真尸体也好，腐尸也好，形态是一样的，但是手感、视觉冲击不同。真正的尸体，是有血有肉，摸得到、闻得到、看得到，很立体直观。”

孟流云从一旁柜子里取了两副手套，一副自己戴好，一副递给张梦柯。

“跟着我试试。”

张梦柯点点头，依言戴好手套，站在他身侧。不过这个时候直面尸

体，浓郁的福尔马林还是让她脸色一白。

“你放心，这是凶手干的，不是我干的。我为了保护线索，几乎没怎么动，他死的时候什么样，现在还是什么样。”孟流云漫不经心地开着玩笑，眼底有细小的笑意，迎着灯光一看，流光溢彩的一片，很是耀眼。张梦柯心神稍稍放松，刚才的不适有所缓解。

“你们解剖课怎么上的？”

“嗯？”他突然这么问让张梦柯很是茫然，她反问一声，“问这个做什么？”

孟流云没有回答。他的眼神落在尸体身上，明确表示不愿意再和她废话。张梦柯赶紧乖乖回答：“就是看样本，老师讲完我们自己研究。”

“那你怕吗？”

“啊？”

他说话总是简洁明了，所以和他交流张梦柯总觉得很费劲，她的思路跟不上他跳跃的跨度，半晌才能反应过来。

孟流云立刻收了笑容，变得一脸不耐烦的样子。他大约是被她这副蠢样子气到了，看都不看她一眼。

张梦柯无力地叹口气，应道：“怕是不会怕了，就是那会儿很茫然，老师刚讲完，自己看的时候就又找不到地方，总是三番五次地询问，感觉自己挺笨的。”

“嗯，看出来了。”孟流云笑着接下她的自嘲，不等她说什么便挑了挑眉，“把手套戴上。”

两人戴好手套，张梦柯见他戴了口罩，也准备要戴，只是口罩带子还没握在手里就被他用两个指头夹去了。张梦柯下意识去抢，孟流云一抬手，轻轻松松地躲开了她的进攻，淡淡道：“你不可以戴。”

张梦柯皱眉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到处弥漫着尸体和福尔马林的味道，还有令人作呕的陈旧血渍的腥

味，不戴口罩怎么行？

“是你有病还是我有病？”

如果不是她及时反应过来孟流云说的是她的心理疾病，她差点以为他是在骂人了……张梦柯深吸了口气，选择了妥协，闷闷地应道：“是我有病，我听你的就是。”

孟流云随手把口罩扔在一旁的柜子上，张梦柯的眼睛跟着那个口罩做了一道滑溜的抛物线，这德行瞬间惹得他皱眉，冷冷道：“你去了案发现场做检查也是这样？既然你选择了做法医，就应该做好相应的心理准备，见不了血肉模糊，闻不了尸臭味，碰一下怕脏，看一下怕污了眼，那你转行好了？何必一脸的勉强，浪费时间！”

张梦柯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，抬眼看着那人。他戴了口罩，只留下一双眼睛在外头，眼底写满了鄙视。她不知道自己刚才做了什么让他如此动怒。细细琢磨一下，他，大概是他把自己当成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女生了——选了个自认为帅气的职业，可明白真相后就畏首畏尾，时不时地耍脾气。

这人还真是容易先入为主……张梦柯无语。

只是，眼下这人对自己的不喜似乎已经上升到了反感的地步，她叹口气，知道说多了也没用，所以也没反驳，眼神定在桌上的尸体上，不再看他。

两人之间的气氛虽然有些尴尬，可孟流云到底有职业操守在，没有把私人情绪过多地带入工作中，很快就进入了状态。他站在张梦柯身侧，一只手轻轻地翻开尸体腹部的皮肉，指着里头的东西问她：“这是什么？”

随着他的翻动，那股刺鼻的、令人作呕的气味扑面而来。张梦柯脸白了一下，胃里头不自觉地开始翻滚。她害怕孟流云又以为她是在矫情，强忍着快速回答道：“这是横结肠。”

孟流云看都不看她，又问道：“横结肠上有什么动脉？”

“肠系膜上动脉，紧邻腹主动脉。”

他把肠子向下压了压，又指了一处脏器问她：“这个呢？”

“脾脏。”说完，张梦柯仔细看了一眼，补了一句：“脾脏破裂，应该是暴力所致，破裂处呈放射状。”

“嗯，那脾脏的血流由哪条动脉供应？”

“腹主动脉的分支。”

张梦柯下意识地答道，像是应付老师提问一样。她的胃里已经安静下来，干呕的症状缓解了许多。她不知道孟流云要干什么。明明她是来请他帮忙缓解自己的心理疾患的，他却对她的病情只字未提，而是把她带到这个地方，给她上了一节解剖课，并且问的问题几乎都是常识性的简单问题，她老早就烂熟于心了。

不过，就算心中再疑惑，她也不敢贸然发问。孟流云这样的人可不是她可以质疑的。

接下来的一个小时，孟流云几乎是给她复习了一遍解剖课。

这是张梦柯的强项，因此她总算找回了点自信，对于他的提问对答如流，终于让孟流云的脸色缓和了些。

讲完了解剖的概况，孟流云又开始给她提问专业知识。比如，如何从尸斑判断死亡时间？如何从出血点判断致命伤……张梦柯精神放松，她抬眼看了下身侧的男人。

她从第一眼见这人，就觉得他应该是个冷血动物。这人眼神冰冷、态度傲慢，搭配上他处在尸体间却没有丝毫违和感的森然，让她在他身上感受不到一点正常人该有的温度。她理所应当认为，可在刚才不小心触碰到他的掌心时，竟然还被吓了一跳——这么冷冰冰的一个人，却有那么温暖的一双手。

“想什么呢？”

又是一声极为不满的声音。

张梦柯回过神儿，赶紧道歉：“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您继续。”

“哼。”孟流云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，把手上拿着的手术刀搁在柜子里，理都没理她。

不知不觉两人已经在里头待了两个钟头，期间一直是孟流云给她提问、讲解。说了这么长时间，他有些口干舌燥，就把口罩、手套摘了，随意地靠在身后的柜子上，一只手肘搁在柜子边沿，一只手端了个咖啡杯，一点点地品着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冲好的咖啡。

那色泽，还挺像干涸了的血……

孟流云喝了一口，停下来看张梦柯，语气终于没那么严肃冷硬了，“你给我讲讲这个死者的死亡原因。”

“嗯？好。”张梦柯点点头，把死者的解剖情况在脑海里过了一遍，厘清思路之后，缓缓答道：“首先是死亡时间。以尸斑和尸体的僵硬程度，加上福尔马林浸泡的防腐作用，我估计了一下，应该是死亡十五天左右。”

说到这儿，她停顿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孟流云，那人喝了口咖啡，还是那副漫不经心的模样，没说话，只是冲她努了努下巴，示意她继续。

他没说话，说明就是肯定了。张梦柯有了信心，继续道：“死亡原因可以确定为失血过多。原因有两个，一个是脾脏破裂引起的大出血，一个是剖腹引起的腹主动脉破裂，同样是出血。除此之外，没有其他明显的致死因素。”

“嗯，继续。”

说到这儿，孟流云突然开口说话，她一抬头，才发现他已经把咖啡杯收了，此时正双手抱臂，凝神看着她。她莫名的就有点紧张，好像从前考操作时被老师紧紧盯着监督一样。她定了定神，把自己的视线转移在尸体腹部的伤口上，继续道：“我认为，主要的死亡原因是脾脏破裂。”